

疑古玄同



钱玄同日记

(整理本)

杨天石 主编

中

1923—1933

钱玄同(1887—1939)，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，《新青年》编辑部主要成员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，疑古学派的重要创建者，国语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的积极提倡者，是近代中国的重要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文字语言学家，国学大师，有多方面的造诣和成就。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钱玄同日记

(整理本) 中

1923-1933

主编/杨天石

整理/阎 彤 王燕芝 左 瑾
陈盛荣 刘贵福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钱玄同日记.整理本.上中下/杨天石主编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4.8
ISBN 978-7-301-15839-5

I. 钱… II. 杨… III. 钱玄同(1887—1939)—日记—1905—1939
IV. K825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67675 号

书 名: 钱玄同日记(整理本)(上中下)

著作责任者: 杨天石 主编

责任编辑: 张文定 封越建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15839-5/K·0628

出版者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

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

电 话: 出版部 62754962 发行部 62750672 总编室 62752032 邮购部 62752015

电子邮箱: zpup@pup.cn

印 刷 者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发 行 者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90.5 印张 插页 12 1700 千字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0.00 元(上中下)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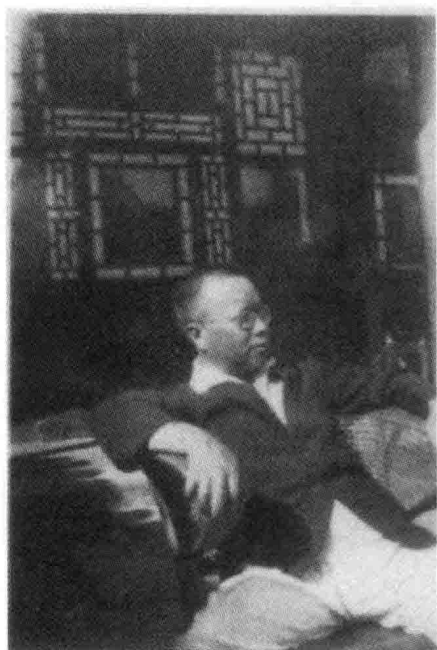
举报电话:010-62752024 电子邮箱:fd@pup.pku.edu.cn



1930年代在北平寓所



1929年全家在中山公园。



1933年在北平寓所



1933年在北平寓所

目 录

前言	杨天石(1)
----------	--------

整理体例	(1)
------------	-----

(上)

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(1887—1905)	(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九〇五年	(9)
-------------	-----

一九〇六年	(13)
-------------	------

一九〇七年	(79)
-------------	------

一九〇八年	(111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〇九年	(144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一〇年	(203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一一年	(缺)
-------------	-----

一九一二年	(219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一三年	(252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一四年	(273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一五年	(277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一六年	(282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一七年	(296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一八年	(326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一九年	(336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二〇年	(358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二一年	(367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二二年	(383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(中)

一九二三年	(493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二四年	(565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二五年	(609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二六年	(665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二七年	(684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二八年	(702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二九年	(730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三〇年	(742)
一九三一年	(780)
一九三二年	(839)
一九三三年	(896)

(下)

一九三四年	(981)
一九三五年	(1059)
一九三六年	(1168)
一九三七年	(1234)
一九三八年	(1304)
一九三九年	(1371)

附录一：

本书主要人物字、号、称谓、略称、昵称、绰号及外国人译名异同表	(1375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附录二：

回忆父亲——钱玄同先生	钱秉雄(1399)
振兴中国文化的曲折寻求	
——论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时期的钱玄同	杨天石(1403)
论钱玄同思想	
——以钱玄同未刊日记为主所作的研究	杨天石(1419)

一九二三年

1月1日 月

我今年三十七岁。

昨晚出城既迟,天气又很冷,睡了下去,骨节酸楚,且小有咳嗽,甚觉疲惫。

昨日曾与馆贞约:“我们做了中华民国的人,当这国历的新年,不可没有些子点缀;明午阖家出外吃一顿饭,并且喝一点酒,算是过新年。”因此,今午回家,和馆贞、秉雄、秉穹同到东华饭店吃西餐,喝了一瓶葡萄酒。

周作人(他废“字”,以“名”行了。从今以后,我就称他“作人”,不再称“启明”了。)来信,叫我今日上午十时许到他的家里去,有尸儿又巧吃;他并且约沈士远、沈尹默、沈兼士、张凤举、徐耀辰诸人都去。但我因有这“家宴”的预约,只好不去了。

下午,访叔平,并晤幼渔、季明、绳父;不庵也来。见潘尊行给不庵的信,说对于甲文、金文将有著作。信中略述研究所得,颇有特见。在叔平处见商务印书馆新近印出之陈介祺《十钟山房印举》,可喜极矣。我必定也要去买一部来。

与叔平谈及近人研究甲文、金文之得失。我以为唯吴大澂、罗振玉、王国维三人最精。但他们都还有两种毛病:

- (1) 好引汉以前的假书以证真正古文(孙诒让专用《周礼》附会,尤谬)。
- (2) 总不能抛开《说文》,所以常常要引许慎种种支离之说。

现在我们应该在甲文、金文中求殷代的历史,在金文中求周代的历史,以匡正汉儒(兼今文家、古文家)之胡说。凡国名、地名、礼制、礼器……等等,汉儒大概都是闭眼胡说;前人根据这些胡说来证金文,是谓“以伪乱真”,实可嗤笑。现在一般人所称谓周代的书籍,有史料的价值的,只有今文《尚书》的一半^①,《诗经》全部,《国语》(包[括]《左传》)之大部分而已。《周礼》《仪礼》都是假书,都不足据。战国诸子书中所言古事,十之八九是托古改制,十之一二是荒诞的传说;他们所说黄、农、虞、夏、汤、周如何如何,无一可信者。

1月2日 火

昨晚仍觉非常的疲惫。今晨起身后,觉得神思恍惚,无聊极矣。随手乱抓书籍乱看,看了太炎师的《驳康有为书》和《讨满洲檄》二篇。

下午,做了一些《纪年表》。决定对于古今一切民贼都直称其姓名,而于栏外注明他们的谥法。又,死称“死”,杀称“杀”,废除“崩”“殂”“卒”“弑”等字样。

^① 着重号原有。

北大今日开课,男女两高师均明日开课。我本拟去上课,因足疾初愈,走路还不甚便利,且不能久立,恐多动或致复发,故本周再续假几天;来周必可上课了。

傍晚，出城，洗澡。

今日忽患泻肚，共泻了三次，疲倦得很。

因为昨天泻肚,今天的精神极坏,什么事也不能做,无聊得很。

下午,因为身子怕冷,又去洗澡。

昨天白天,已经有些咳嗽,而且觉得吃东西没有味道。晚上上床以后,竟觉身子不太舒服,有些像发烧,以致睡眠不安。

取影元版的《中原音韵》与坊本对校,知坊本错字极多。以前我看坊本觉得不可解的字,元本均不误,则此元本真可贵也。一面校,一面即朝坊本每音上用国音声母记明其声;我打算重编一部《中原音韵》,每韵各音以ㄅㄆㄇㄌㄎㄎㄎ……为次;又,一韵依开齐合撮而分为数类。如此,则便于考查了。俟此书编成,更拟将《切韵》、《广韵》均用此法重编。

下午为两儿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东西，忽然看见一本“在时间的轨道上开倒车”的杂志，叫做什么《小说世界》，其中撰文者为包天笑、李涵秋、何海鸣、胡寄尘、林琴南诸人，而又有沈雁冰、王统照诸人的文章。我看了这种不成材料的东西，实在动了感情了，灯下草《“出人意表之外”的事》一篇，约千余言，邮寄给孙伏园，请他登入《晨报副镌》。

到春华楼去吃夜饭，遇着郑宰平。多年不见此人了。他现在在交通部做官。我问起唐仲芳师，据说他仍在司法部，他家仍住在米市胡同。

1月6日 土

今天咳嗽得很利害，胸间隐隐作痛。

上午将《中原音韵》、《中州音韵》、《袁斐轩词林韵释》三书略略对勘，知以《中原音韵》为最好。凡《广韵》浊塞声和浊通声的字，周氏都将平声归入清声的阳平，仄声则与清声字完全归并在一处，卓氏虽也和周氏同样的归并，但有时忽将清仄与浊仄分成二组，这是他为例不纯之点。袁斐轩似无此病，但其书似较周、卓二氏之书均略后；因为周、卓二氏对于ㄈㄨㄣˊ和ㄌㄨㄣˊ、ㄏㄨㄣˊ和ㄙㄨㄣˊ等还是依《广韵》分洪细两读，而袁斐轩则一律读洪音为ㄈㄨㄣˊ、ㄌㄨㄣˊ等，与今音相同，故知其书较后出。《粤雅》《随庵》两丛书本均云出自宋本，此绝不足信。

午，至金子直处诊视咳嗽，据云是支气管炎。回家。

午后三时访幼渔，在他那儿看见吴瞿安所抄铁琴铜剑楼藏本元版《中原音韵》，与此次印出之本颇有异同，或者这是另外一个本子吗？暇时拟逐书瞿安一问。

五时，访叔平，并晤沈麟伯，吴范寰。

十时，回舍，得黎均荃信，知去年十二月杪〈杪〉寄去四次快信，五篇文稿都收到了。

在由幼渔家到叔平家的时候，坐在人力车中忽然起了一种不快之感。我觉得雇用奶妈，这是最不合人道主义的一件事了。假如有一人，生了一种毛病，医生说：“你的食物不能和常人一样，应该吃什么什么，此外都不能吃。”于是此人好容易去找了许多他一人吃的东西来。此人除了吃这些东西是不能维持他的生命的，而忽然有人说是“我要吃这些东西”，就不问三七二十一的全拿了，以致此人没有东西可吃而死。大家对于拿去东西的人，一定是痛骂他的。但雇用奶妈者的罪恶，实在比这拿东西的人还要大得多。病人吃的特别的食物还可以用钱买的；至于奶妈的儿子所吃的奶是不能用钱买的：这是一。病人吃的东西，本是社会上公有的，不过某人生了病，他就特别需要罢了；至于奶妈的奶，本是伊的儿子私有的食物（这句话，到了共产主义实行的时候，儿童都归公育了，那自然是不适用的；可是在私产制未曾消灭的时候，别的私产是可以攻击的，独有奶妈的奶是伊的儿子的私产这句话，真是天经地义，没有人可以来攻击的，没有人配来攻击的），你将它抢了来，这真是头等强盗的行径了：这是二。我们试闭目一想：襁褓中一个呀呀啼哭的婴儿，他的生命只靠着吃他的母亲的一点奶，忽然来了一个衣冠强盗，给他的母亲几块“饥

不可以为食，寒不可以为衣”的钱，伊就丢了这个婴儿，跟着别人去，拿这婴儿的私产送给别人的儿子去吃了！你静听！静听！那个可怜的婴儿因为没有奶吃，发出极悲惨的“啼饥”之音！你听见了吗？唉！清平世界，荡荡乾坤，何来如此可惨的景象，可惨的声音！唉！玄同！说什么废话！你的小儿子——秉充——的奶妈是怎样雇来的？那个奶妈的儿子已经死了，你记得吗？我昨天想到这里，今日写到这里，两次都有些毛骨悚然！然则如之何而后可呢？以往的事只好不说了，——有时忽然想起，弄得内疚神明，以致脸皮火热，眼泪直流，这还是无法消灭的，——今后惟有时警惕，绝对的实行生育制裁之一法而已，——然而这点可算消灭从前的罪恶了吗？……

1月7日 日

今天咳嗽似乎稍好一些。

午后洗澡。近来因足疾、咳嗽，觉得精神异常之坏，吃东西也觉得乏味；今晚特地到东方饭店去吃了一顿素的西餐，颇觉可口。

灯下校了两三篇《国语月刊》“汉字改革号”的稿件，预备两三日内寄给均荃。

1月8日 月

上午到《、去、夕、厂^① 去，知我去年年底为《国语月刊》之“汉字改革号”所撰《汉字革命！》一文已经油印完了。下午又去，拟校勘一过，做一“勘误表”，不意面目可憎、语言无味之江仁纶，尽管向我说恶趣味的話，我真火冒起来了，校不下去了。只好拿回寄宿舍来，晚上才将它校完。晚餐和劭西同吃雨华春的涮羊肉。

对于《小说世界》，还想做一篇文章，名曰《介绍小说世界给拖辫子和缠小脚的人们消遣消遣》。今晚略略做了一些，尚未做完。

1月9日 火

上午到《、去、夕、厂去，交印《汉字革命》的勘误表。

午，与幼渔、逸先同在春华楼吃饭。

下午，将“汉字改革号”中归我负责整理的稿件整理一过，拟即寄交均荃付印。

晚，洗澡。

1月10日 三

上午，吴珣来、章厥生来。

午，回家。

傍晚，访陈百年和马幼渔。钱坫的《诗音表》是讲双声的。此书极不易得，前几

^① 《、去、夕、厂，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。

年文雅堂送来一部《钱氏四种》中有此书，以价太贵未买。而幼渔曾雇人将《诗音表》抄出一部，故幼渔检出拟付排印，嘱我将抄本校勘标点，今日他将它交给了我。

适之送给我一部袁承业刻本的《王心斋集》，我正盼想买此书，他恰好送来，可喜可感！

借看一九二二年五月至十月适之的日记，将其中数条抄出如别纸。托适之向钢和泰先生借到△△△△的△△△△△三册，其中第△册△第△页，中有论虫、彳、尸、日 and 卩、ㄗ、△的韵一段，我亟须参考，故借它来，它是法文的，打算请一个通法文的人替我将此节翻译出来。

1月11日 四

看《晨报副镌》有一位△△先生的《△△△》一篇，也有痛骂《小说世界》的。前几天孙伏园来信说，周氏兄弟和他不久都有骂《小说世界》的文章发表。这△△不知是谁？《小说世界》要是能够因我们这一场大骂，青年们少许多人去看它，这就好了。我们对于青年别的事情的拯救，或者没有这能力，这劝他们别看坏书的警告，我们一定是能做的。我那篇未完之稿，日内尚拟写全，再送《晨报副镌》登载。

幼渔雇人抄下之《诗音表》，抄得太坏了，要作排号的底稿，非重行抄过不可。我今天仔细一看，觉得此书以改印横行较为便看，于是用横行格子自抄之，今天抄了十分之六七光景。此书对于某字属于某声错误甚多，且还有毫无道理的错误，我疑此为钱氏未定之稿，那毫无道理的错误，大概是原稿上写错的。钱氏所定古声考录如左：^①

傍晚又校《国学季刊》中印稿十丕其。

1月12日 五

高师告假。约幼渔到春华楼吃中饭，遇胡复东。遇胡适之，请他给《△△》的“厂△号”做些短文，他答应就做。他说郑振铎、顾颉刚诸人拟刻《诗经丛书》，专取立说新颖，而又不易购买者，如姚际恒的《诗经通论》、崔述的《读风偶识》、方玉润的《诗经原始》、龚橙的《诗本谊》等。他知道我去年买到一部牟庭的《雪泥屋遗书目录》，中有他的《诗说》，劝我录印，我极以为然。今日午后至晚，即将此书抄出，随抄随分段、加标点符号，至晚十二时而毕事。

1月13日 六

北大仍告假。午，回家。午后四时访适之。七时访叔平。回舍，得适之寄来为《△△、△》的“厂△号”所作文字，有卷头言。

^① 原文缺。

1月14日 日

午后访劭西,和他谈了八个钟头,吃了他一顿晚饭。他说他少年时,本信仰程、朱,一变而信仰陆、王,再变为信仰释氏。三年前尚极注意佛学,且彼时遇到繁闷无聊非看王学书籍以兴奋精神不可,但此时事情忙了,觉得此等假借外力来兴奋的办法大可不用了。我说我也有此等情形,我最佩服颜习斋,我也佩服王阳明。我遇到精神烦闷之时,惟颜、王的议论可以作吗啡针用,昔年如此,至今犹然。二氏学说之确□浅深如何,其说在今日有用否,却是别一问题,做吗啡针用者是“干!干!!干!!!”的精神,和他们那样卓越的人格是也。

胡适之的卷头言,自然是作提要用,但他只说了简笔字的话,而注音字母独用、词类连书,改用世界字母拼音之说均未之及。我恐阅者或有误解,因跋数语于其后。

1月15日 一

到北大上课三小时,觉得甚惫。午回家。

午后四时半赴北大的研究所国学委员会,直到七时许方散会。我坐在那儿,觉得非常疲倦,屡屡打呵欠,精神可谓坏极。

八时许,访士远。我对他谈的话,有可记者:

(1) 经学中之今文家和古文家都不足信。古文家祖师之刘歆,大造古董之说是我极相信的。所以康有为的《新学伪经考》,我现在仍旧认它为一字千金之伟著。但东汉之古文家,对于五经的观念实比西汉的今文家要正确,而且能够渐渐找出条例来:西汉的今文家把几部文学和历史看得非常希奇古怪,所谓“非常异义可怪”也,东汉的古文家则渐渐能以古史视之矣。东汉以后有两位史学大家,一为唐之刘知幾,一为清之章学诚,他俩对于经的观念更为正确(虽然章氏六经皆史之说尚有谬误)。章太炎师以古文家自命,他讲经虽不能斩尽葛藤,然实贤于夸大之今文家,如康有为、夏曾佑等。古文家言诗之表示法为赋、比、兴三体,言古代识字法为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四法,这本是用归纳法归纳出来的,实为今文家所未梦见者。

(2) 二梁——漱溟、启超——说孔家生活最不计较效率,此点贤于墨家与欧洲学人之论。这话我极以为然,这确是孔学最优之点,但“亲亲而仁民”之说,实不适宜于现代,论学理,亦不逮墨家兼爱说的圆满。我们于前者当从孔,而后者当从墨。

1月16日 二

上高师课二小时。午后,整理书物。

四时黎劭西来电话,说吴稚晖先生在《、去、夕会,因即往。吴先生去国两年,近始回国。谈顷,知以后行踪尚未能定。我请他给《国语月刊》的“汉字改革号”作文,他已答应。他说,此次到欧洲,觉景象甚凄惨,但回国以后,看看中国,更觉凄

惨。在上海，见一堆遗老遗少们的恣睢猖狂，魑魅魍魉，白昼横行，因而觉得国学当缓讲，国文可不学，并且仇视汉字之心益切，真慨然言之。他又说，他始终觉得文字愈庞杂愈好，所以世界文字，以日本文为最好。我以为这话也很有道理。我和劭西怂恿他，即将这些意思发表在《厂》改革号上，他答应了。陈颂平约吴先生在雨华春吃晚饭，我和黎劭西、陆雨庵三人作陪。

九时，出城洗澡。

张少元有姚际恒的《诗经通论》一部，从前借了来转借给适之。我当时只将序忽忽一看，因序中有“△△△”一语，即武断此书为无甚价值，今取回细看，知前说甚谬。姚氏此书驳斥旧说均极精。他不论汉宋，一律要驳的（惟对朱熹实有有意吹求之处），他不论汉宋真伪也一律要采的。所以那丰坊伪造的《诗传》，他也常常采用，虽然谬了，定称它为伪传，这可见他的实事求是。惟他所采的和自己的说头没有十分卓越的罢了。然摧陷廓清之功，焉可没也？

1月17日 三

上午，上北大课。午，回家。《国故论著集要》已印齐，午后，娉贞外出，我看家，即将它折叠备订。这是初稿，此次印了三四年才把它印全。我觉得其中应增应删应换之文甚多，即如李觚、费密、章学诚、龚自珍都应补入。《宋史》之《王安石传》、《朱熹传》必须改换，又如刘知幾之《疑古》已选入，而《惑经》未选入，此必须加入者。我近来想，《惑经》篇之功，更在《疑古》篇之上，因为它是根本攻击《春秋》之“笔削”者。自孟轲造了些谎话，说什么孔子作《春秋》同时用“天子之事”，“知我罪我”，“乱臣贼子惧”，“其义窃取”等话来圆谎，于是后来闹出什么正名分丫，什么“游夏不能赞”、笔削丫，什么微言大义丫，什么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丫，什么三科九旨啊，什么为汉制作丫(!)……种种鬼话愈说愈多，而从没有一个人敢说孔丘未曾作《春秋》的话了。刘氏虽尚未将孔子作《春秋》的话明白推翻，但如《惑经》篇之种种驳法，则已将《春秋》说得一钱不值了。真是有功国故之文。

傍晚访适之，借到周春的《杜诗双声叠韵谱》，此书在《艺海珠尘》之中。

购得一本《春在堂尺牍》，系用曲园先生手写隶书的稿本石印者。印刷甚劣，且其中之信都已刻入《春在堂全书》中。此册似是无用之物，但我颇好学者手迹，曲园先生又是我所极服膺之人，因此册尚留有手迹面目（有印时描坏的），所以买它。

晚，将《汉字革命》稿又略略修改了一些，决定明日寄出。

汉字在将来总是废得成的；不过究竟在若干年之后，则此次实难有把握，我那篇文章上以十年为期，这不过聊作快语，以鼓励同志罢了。实际上恐未必能够这样的如心如意，但我们若能用拿破仑的字典删除“难”之一字，则必有达到目的之一日。在汉字未废的时代，吴稚晖先生所谓日本式的文学，实在是最适宜的文字了：“暂时尚不能不写汉字的，则写汉字。可以不写、无汉字可写和汉字不足以表示音义的，则写注音字母。外来语应无限制的输入，以写原字为最好。若译音，只可用注音字母，万不可用汉字。”外来语之输入，不但名词能，介词、连词之类也可输入。

张凤举主张送东西给别人,不必写那噜嗦的“送给”一词,可用英文之 to,或法文之 a。此法我极以为然,不过我以为用 Esp 之 al 则更好。若为普及计,则译音亦可,如 to 译ㄊㄨ、a 译ㄚ、al 译ㄚㄌ。

中国人,对于男女竟没有普通的敬称,现在“先生”一词,似乎可算是男人的普通敬称了,但有人用它,似乎并不当做普通的敬称,如称先生与称君很有分别是也。至于称女人的“女士”二字,更觉生硬不适,我以为大可采用 Esp 之 Sro 与 Sim 词,音译则作ムㄌㄣㄣㄣㄣ与ムㄌㄣㄣㄣㄣㄣㄣ,或用英文之称谓亦可。但我主张女人不要区别“小姐”和“太太”才是合理。男人称 Mr., 女人一律称 Miss, 音译则作ムㄌㄣㄣㄣㄣ与ムㄌㄣㄣㄣㄣ。此法行则有几种好处:可使国语与世界接近;可促进国语改用拼音文字;可使国语的新词儿日趋丰富;可以免得那班吃饱饭没事干闲扯淡的人,吵什么音译意译的话。其他^①

1月18日 四

上午,上男高师课。下午,上女高师课。看《晨报》,忽然看见蔡先生的启事和辞职呈文。现在把它们粘在左方^②。这种表示是极应该有的,年来八校凡有对于政府(?)的交涉,总是索薪问题,薪固该索,但大于索薪之事竟绝不闻对于政府(?)有所交涉!蔡先生此举,不仅保存了自己的人格,实在也保存了八校的人格。那麻木不仁[的]学生和利欲熏心的教职员,被这吗啡针打了,或者可以稍稍转机,使“五四运动”之精神复活乎!

午后四时,孔德学校开校务委员会。我以前曾经写过一封信给蔡先生,主张孔德学校中应该增加 Esp 一科,从五年级教起,而法语则改为从七年级教起(现在法语从五年级教起)。蔡先生[者]拟在今日的会中讨论,因此,我于三时半女高师授课课后急急忙忙的赶了去,一到才知道,蔡先生已于今晨出京了。Esp 的问题今日拟不讨论。我本为这事而去,既不讨论,我也无心与会了。因复驱车而行,到ㄍ、ㄊ、ㄚ、厂、稍坐,即往杨遇夫家,他今晚请客也。同坐者为汪一庵、陈颂平、沈朶山、黎劭西、陆雨庵、尹硕公(炎武)诸人。

日前和劭西谈及修改《国音字典》和写定国语词类两事,都应该积极进行了,但这两事,应同行并做,且有互相帮助之处。我主张,我来专做修改音典事,他去专做写定词类事。但修改字典,我以为应将古韵书之音与今日实际之音并重。当初审定读音系根据《音韵阐微》,此书里漏疵谬之处甚多,不能全行依据,应更考《广韵》一系和《中原音韵》一系之音订正。但此书亦有一种长处,即注明“声纽”和“等呼”是也。今拟先据此书为本,修正《音典》之音,然后再取《广韵》和《中原音韵》等订正补苴之。今晚无聊,取《音韵阐微》于每一“反切”之上,标明国音拼法,未曾标完。

听说下午北大全体学生开会。

① 原文如此。

② 原缺粘贴文。